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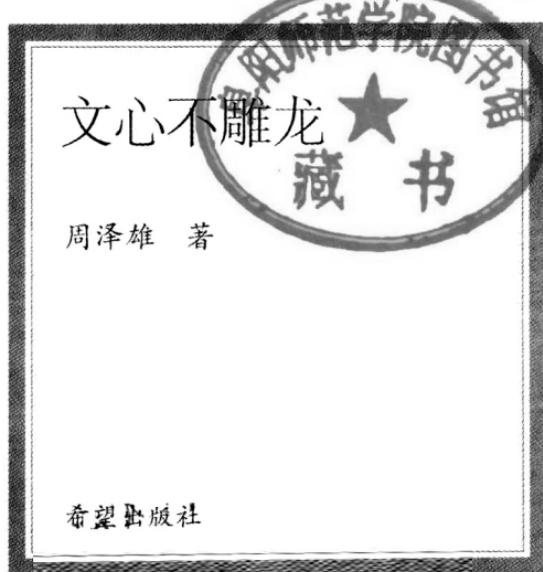
沐心 文丛

文心不雕龙

周泽雄 著

希望出版社

沐心 文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不雕龙 / 周泽雄编著. -- 太原 : 希望出版社,
2013.1
(“沐心”文丛)
ISBN 978-7-5379-6166-0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528 号

文心不雕龙

作 者: 周泽雄
出版人: 梁萍
责任编辑: 柴晓敏
复 审: 刘志屏
终 审: 孟绍勇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希望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9-6166-0
定 价: 21.00 元

策划人语

水木合一，“沐”有清华之象。

水之清幽，花木之美丽，用汉字的形意想象，就会造出一个流水润润、草木萋萋的“沐”字，美妙无比。

初民常用这“山水花木”，沐饰身心。

木驻足于水边，水牵手于木，这两个自然意象的组合，被古人顶在了头上，盥洗长发。这个“沐”字好。

“沐发”，在过去是重要的修身仪式。身之发肤，受之父母，因此，头发要以“沐”涤之。头发就像身体之木长出的花草，是思想的延伸，沐之，思绪才能轻扬而不会下坠。

《韩诗外传》卷三、《史记·鲁周公世家》都讲了一

个同样的故事。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一沐三握发”。是说他“沐发”时，三次握着湿漉漉的长发，跑出来听取贤才的意见。那时，思想者有福啊。

涤荡污垢是“沐”的原生意义，而润泽人心则是它引申出的仁厚造化。世间万象，唯以水木之二元，洗涤精神，润泽心灵，人生才干干干净净。

看来，人需要水木，缺水少木，就会不舒服。从“沐发”到“沐心”，是个脱却俗尘的过程。

以饱蘸水木的文字，辑成带有书香的花洒，去浇灌精神的种芽，铺植心灵的绿茵，这便是“沐心”丛书的由来。

“沐心”与“启蒙”不同。“启蒙”是个居高临下的词汇，有一人对一群的优越感。“沐”，自有它的精神高处，但那高处却在每一位个体的日日洒扫应对中，就像一位勤恳的园艺人，精心侍弄他的花草。如果那花草是一朵心灵的话，那么每一片花瓣，都会成为支撑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基石。

“沐心”，沐的不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而是“自我之心”，是在文化上自觉的个体性。因此，“沐心”丛书，就是每位作者自我意识的结晶。他们的文字也许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领袖，却是作者各自独立的“绝活儿”。

刘刚《思想的款式》，乃思想脱离既定体系回到思

想本身的“反求诸己”，逃离体系，却非裸奔，他有了自己的“款式”。

这是一本语录体之书，它的姿态短小精悍，但风格睿智，直击文明的本质，展示文化的样式，接诊历史的病态。

刘刚对汉语的自觉，带来一种文字的洁癖，在这本书里，他不仅仅以文字，更是以思想之重，力透纸背。

刘刚的思想带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意志，放射着阳光般的提升力量，向上撕扯人的灵魂，无论你愿意与否，也无论你是否懂他，他都会紧紧地抓住你，绝不松手，直至你无法下沉。

他的思想高而阔，而他的叙述却行文如诗。他曾以诗人的脚步走近孔子，倾听孔子命运的耳语：

我疲惫了，
真想躺下来，
可腿却不听使唤，
仍要不停奔走。
是命运给腿，
上紧了发条？
是腿有了意志，
与思想分道扬镳？

这是他在《中国史诗·天命、革命及其他》中的一段。

更多的时候，刘刚是个思想者，诗人的气质却总在思想里游弋。诗言志，在他是为宣泄满腹的历史情怀，

史诗则是他表达对自由渴望的最佳形式。因此，以诗言史，他从未停下来。当他的理性与诗情遭遇庄子时，他想起了“自由的寓言”，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对自由的追求，曾经寄居在寓言里，这便是他的《中国史诗》第二部。

刘刚对学术有抱负，他以大历史观的角度进行价值重建，他像建筑设计师一样，描绘了一座“文化的江山”的历史样式。美的江山要有美的抒写，虽然美的存在是有时间性的，但文化的江山之美，则早已穿透时间化为美的理念而永恒了。这便是刘刚、李冬君夫妇二人第一部合著《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

《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是他们夫妇二人合作的第二部著作，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思想抒写，面对“救亡图存”的主题，一切诗情画意都被冰冻，像冰凌高高挂在喜马拉雅山上。而思想则冲破反帝反封建的界限，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边界，站在世界史的格局上。一旦把中国近代史当做世界史来看，把晚清史与近代史区分开来，就会看到作者笔下的每一位个体甚至小人物，在通往立宪之路上的惊人之举。即便那些在清朝体制内进行各种有利于近代化行动的人，都是一种同专制集权的博弈，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通往立宪之路上。

周泽雄的《文心不雕龙》，“雕”什么？“雕”自

我，那是一个“毋过度”的自我，向我们展示了“有分寸的自由写作”。

一个真正的自由写作者，文心本该不雕龙，如果这只龙指的是高高在上的“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之龙。“文心”在周泽雄的艺评文字里，总能呈现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写作者的纯粹姿态，那姿态优雅，分寸得当，让你不得不信文字一定与教养有关。一个常常在逻辑、常识里厮混的精神贵族，的确与“龙”没什么关系。

说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写作者，周泽雄恐怕是最早脱离体制、以文字谋生的人。自由写作的分寸，他拿捏得恰到好处，是因为他对文艺批评始终怀有学术的敬意和职业的操守。但他的行文绝不端着学术的架子，文字严谨在机智里灵动，思想犀利在幽默里游刃；铺陈起来，曲径通幽转而柳暗花明，一路留下明人小品间或英式随笔的散淡余香。给阅读提供的享受，是化淤通筋脉，除了会心一笑，还经常会因想念他的某一句话而重新开始对他的阅读。

《说文解气》《当代眉批》《望文号脉》《青梅煮酒》《耳朵的立场》以及与张远山合作的《齐人物论》，在中国文艺批评界，都是响当当的重锤。

特别是《性格卡片》，作者以其一贯的文风，竟然雕刻出人性的八十个棱面而无一重叠。读之，忍不住要对对号。

李冬君的《一年景》将自我的方方面面，集约化为一年之计的美学光景，使之融于历史与文化，放置在审美的当下。

当人有了四季的经验，思想之翼常常会嫌季候太长，于是浓缩了自然的轨迹，将春生夏长秋获冬藏的功德，塞进一本书里，流于文字的格调，竟然成就了文章的四季，这便是她《一年景》的由来。

在四季流转中，女人也许会更为感性地追逐色彩的变幻而趋于浪漫。李冬君的随笔散文，把“一年景”作为人生的背景，从她的文字里，总能嗅到四季的芬芳。春天思念茶香；夏日竹席上，有纸扇摇来的暗香；秋月，捧着古玉，遥想着千年的神秘幽香；冬雪，阴郁的历史里也能嗅到无妄的冷香。

她的文字，也许会在冬天簪一朵春花、戴一枚秋叶，但决不会在夏天穿棉袄。

她的散文充满四季的味道，常常在思想的花园里随意漫步，写作的欲望追随瞬间的感悟，从不预设专业“自留地”，她的兴趣有时真像章鱼，触手在水里四处漫游。

《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是她对日本茶道、花道以及武士道等道文化兴之所至的随笔，一不留神，竟有人把这本书与《菊与刀》相伴，还有日本老教授称，日本人要了解日本文化，应读此书。

《孽海自由花——一代名妓赛金花“出走”以后》，是写 1900 年的两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人顶着国母的桂冠，率一千王朝人马西逃；一个沦落于社会最低层的女人，在北京总想从八国联军手中救人。

《儒脉斜阳——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等，也都包含独特的历史文化见解。

她常因某种触动而获得意外的收获，诸如翻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以及《叶隐闻书》。

好了，就到这儿吧。

这三位作者，是能够占据我心灵的精神朋友。我想，我很想，为“沐心”开一个书吧，能让作者、书者、读者，坐在一座小草庵里，泡茶聊天，心灵在茶汤里碰撞，沐浴茶香。

自序

辑入本书的文字，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学随笔；它们围绕着写作，也试图捍卫写作。

文章大多写于最近两三年，少量篇什写于较早时期。几乎每篇文章都在报刊上发表过，如《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和《大连日报》等。在编辑审订时，本着“作者有义务将最妥适的文字交给读者”的信念，我又做了些修改润饰。交寄书稿前，一如以往，我并未萌生自豪之情，只希望减少些忐忑。我国虽然有着最为庞大的人口，但我只为心爱的文字主顾写作。“文字主顾”是个动人说法，最初见于鲁迅笔下，大获我心，遂依照鲁迅之教，把它“拿

来”了。

视读者为文字主顾，也就同时视自己为一个文字小作坊主。我自忖的形象大概是这样的：像一个每天按时卸下门板、开门迎客的小业主，在一个民风淳朴的小镇里，凭自己那些算得上本分劳作的文字产品，接受新老主顾的光顾。这个志向不大，但我乐在其中。凭此还能谋得一份生计，足以让我感谢老天。

我同时编的另一本集子《异议的魅力》，大概会与本书同时出版。《异议的魅力》侧重于公民批评，说大点，也可概括成“知识分子批评”。文学随笔是我的至爱，公民批评则多少体现了一点责任和担当，两者之和，约略概括了我最近三年的文字课业。

和前一本文学批评集《望文号脉》一样，这本新集子的书名，亦拜老友刘刚先生所赐。在这个缺乏佳话的时代，一位老友能够两次为我提供书名，至为难得。

我的电子邮箱是：zhouzexiong@gmail.com。再次期待您的垂顾和指点。

周泽雄

2012年3月28日于上海梅陇

目 录

- 不着四六的“四六体” /1
批评的前提/5
变态的文学人格/8
文学无需政治效劳/12
文学：更衣室里的斗殴/16
“憎恨学派”与约翰逊俱乐部/20
陌生性与变异性/24
百岁钱锺书是不可想象的/27
也说批评的态度/31
我们与马尔克斯的文学邦交/36
稿酬与文学/40
颠覆作协的理由/44

关于奖项的两条建议	/47
一等奖为何空缺	/52
“文无第一” 辩	/56
蹊跷的 “信达雅”	/60
陆军中将的希腊风	/63
唐德刚：山人自有主张	/67
埃科及公共知识分子	/71
善待作文奇才	/76
处方式教育法	/80
每个孩子都应与名著约会	/84
语文教材改革，不仅仅关乎鲁迅	/87
当诚实成为权谋	/91
民国语文，我们的失乐园	/95

国学，怎么会热呢/99
孔子塑像的可疑意义/103
鲁迅崇拜者的两句蠢话/107
思维的首恶是愚蠢/112
读史当有江山之助/117
文坛与商战的广告策略/123
著名悖论/126
诗与奥斯维辛/129
戏说中的历史/132
古人的声色/136
任人打扮的格言/139
三流学者：一种无奈的结构性设置/143
高危的艺术批评/147

剽窃与体制/151
抄袭如何成为浑水/155
造假者的下文及旁白/159
学界会大乱吗/163
沉默权的边界/167
尘埃并未落定/172
抄袭与学术规范/176
读书三题/179
时尚女人的轻与重/186
韩寒起诉不明智/192
禁忌的轮回/197
致韩非/201

不着四六的“四六体”

读到一个帖子，有网友将余秋雨先生和魏明伦先生近期为两处公共景点撰写的骈体碑文进行优劣比较，并提供了原文。我讶其拙劣，顿觉两眼一黑。

有些能耐，得自一种时间差。对于疏离繁体字的现代青年，有人仅仅流利地写出一手繁体字，就足够赢得满座尖叫了，而搁过去，根本不算本事。骈体文也是如此，除非有人能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否则，它在今人心里产生的敬意，不过是时间放大的幻觉。唐德刚先生曾对《今古奇观》里一段“乔太守‘乱点鸳鸯’”的骈体判词大加赞赏，誉之为“掷地有声，铿锵之至”。我们知道，当年从事白话小说写作的作者，并非一流人物，大学士冯梦龙可能对内容做了些修改润饰，而其真正的作者，早已湮没不彰。我的意思是，即使写出如此“掷地有声”的骈文，也未必仰仗公认的蟾宫折桂手。假如仅以写得像那么回事为标准，当年任何一个村秀才，都不会把排列几行“四六体”视为畏途。因为，该文体以“两两相对”为特征的表达，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语言的机械性，也把句子结构的难度